

孟子在唐宋时期社会和文化地位的变化

李传印

提 要 孟子在宋代以前的社会和文化地位与先秦诸子无异,处于不著不察状态。唐中期孟子开始受到思想和社会的尊崇,宋代完成了《孟子》由“子”升“经”、孟子本人入孔庙配享成“圣”的全面升格。与此同时,形成了与“尊孟”并行的“非孟”思潮。孟子升降沉浮,与唐宋时期儒学更新的文化运动和孟子的思想与当时的政治和社会是否合宜有直接关系。

关键词 唐宋 孟子 思想 文化史

孟子是我国古代杰出的思想家,人们“孔孟”并称,用“孔孟之道”指代儒学。细究之,此说似欠妥当。因为孟子其人其书在宋以前基本上处于一种不著不察状态。唐中期,孟子政治、社会和学术文化地位才开始发生转折性变化。至宋孟子本人封官爵、入孔庙,厕身“圣贤”之列;《孟子》也由“子”升“经”,不久又超越“五经”而列为“四书”之一,成为人人必读的官定教材。与此同时,孟子也受到前所未有的非议,形成了一股非孟思潮。孟子在唐宋

时期这一重大变化,已故周予同先生在其 1933 年出版的《群经概论》中称之为“孟子升格运动”。但我们也应该注意到先秦诸子只有孟子入“经”成“圣”,也只有孟子历代非议之声不绝于耳,最令人啼笑皆非的是明朝初年《孟子》曾遭删节,甚至孟子本人也被朱元璋撤除配享牌位。孟子的升降沉浮是古代中国的一道风景,也是一个很独特的思想文化现象。

文公下》孟子曰:“志士不忘在沟壑,勇士不忘丧其元”。这便是子张“士见危致命,见得思义”(《论语·子张》)的豪气,是孔子“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论语·卫灵公》)的豪气。在这个意义上说,士之仕就并非“犹农夫之耕”了,他们完全把精神价值放在首位,他们常常是精神的殉道者。

毫无疑问,孟子的思想渊源在孔子为代表的先儒。在学术思想上,他是孔门的后学;在人格精神上,他对孔子十分崇拜,还受到孔子弟子如颜渊曾子等的影响。孟子的老师子思说:“恒称君之恶者,可谓忠臣矣”^⑩。他对孟子的影响尤大。但是,这丝毫无损于孟子在知识分子理论上的开创之功,孟子主要是在与传统观念的论战中建立他的知识分子论的。他的知识分子论在整体理论品格上具有

原创性,他论述知识分子问题的过程也就是知识分子理论的发生学过程,孟子对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理论存在和社会存在以及知识分子精神等理论问题作出了巨大贡献。

附注:

《韩诗外传》卷七。《郭店楚墓竹简·语丛四》第 217 页,文物出版社,1998 年。《孟子·尽心上》。以下引《孟子》只注篇名。《文子》第十一卷《上义》。《论语·微子》。《吕氏春秋·不屈》。《商君书·农战》。《韩非子·外储说左上》。《韩非子·五蠹》。《韩诗外传》卷四,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 89 册,第 806 页。^⑪《史记·孟子荀卿列传》。^⑫参阅杨宽《战国史》第 465 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⑬《墨子·贵义》。^⑭〔法〕雅克·勒戈夫《中世纪知识分子引言》第 1 页,商务印书馆,1999 年。^⑮参阅《孟子·滕文公下》。^⑯《十三经注疏》第 2672 页。^⑰《鲁穆公问子思》,《郭店楚墓竹简》第 141 页。

唐中期以前,孟子的政治、社会和学术文化地

一 唐宋以前的孟子

位并没有宋代及以后那样彰显和重要。战国时期,孟子作为儒学八派之一的代表人物著书立说,播扬和捍卫孔子学说,但“人视之与诸子等耳。”(崔述《孟子事实录》)他的学说和主张被视为是脱离实际,不切时宜之论,不见用于世。孟子的弟子公孙丑评其师说:“道则高矣美矣,宜若登天然,似不可及也。”(《孟子·尽心上》)当时的统治者亦视孟子“迂远而阔于事情”(《史记·孟子荀卿列传》)。这时儒家另一派荀子作《非十二子》,虽然对墨、名、道和前期法家都作了批评,但矛头显然主要是指向子思和孟子。荀子的这种非议偏重于思想和理论上的辨驳,与后代的“非孟”在性质和内容上并不完全一样,但这种责难正好开启了对《孟子》的研究和重视。

秦始皇统一中国后,焚书坑儒,以吏为师,大行文化专制主义,孟子一派未能免受其难。《孟子题辞》云:“逮至亡秦焚灭经术,坑戮儒生,孟子党徒尽矣。”汉初倡行黄老之说,儒学不显于时。孝文帝时,情况似乎有所改变。东汉赵岐注《孟子》,曾把孟子称为“亚圣”,还提到孝文帝设立《孟子》等四个“传记博士”。然而,“亚圣”之名在宋朝以前未被官方认定。就目前所知,孟子正式被官方封为“亚圣”当在元朝的元文宗至顺元年即公元1330年(见《元史·元文宗纪三》及卷七十六《祭祀志五》)。所谓孝文帝设《孟子》传记博士之事虽见于赵岐《孟子题辞》所云:“孝文皇帝欲广游学之路,《论语》、《孝经》、《孟子》、《尔雅》皆置博士。”但该事《史记》、《汉书》不载,后人颇有疑窦。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家及儒家学说开始成为统治阶级的正统思想,孟子虽然受到一些重视,但并未被立为经学博士。司马迁著《史记》,孔子入世家,孟子与荀子一起进入列传,并借说明孟子在战国时期不被见用的原因,批评孟子与当时时代多有不合之处。东汉孟子政治及学术影响有所提高。汉章帝建初年间,大会诸儒于白虎观,论说诸经时多引孟子为辨驳论证的依据。盐铁会议上,贤良文学之士辨对丞相御史,亦多本孟子之言。这一时期孟子所受到的较多关注,从汉儒注《孟子》即可知其大概。章帝时赵岐开注《孟子》先河,但今传汉人注《孟子》仅赵岐一家。然而根据史料可知,当时注《孟子》绝不只赵岐一人。刘向可能曾为孟子作过注,因今有清王仁俊辑《孟子刘中垒注》一卷。《后汉书·儒林传》载:“程曾,字升秀,豫章南昌人,作《孟子章句》。”清人马国

翰有程曾《孟子章句》、高诱《孟子章句》、郑玄《孟子注》辑本(郑玄注孟子亦见于《隋书·经籍志》)。清代王谟辑有题名汉刘熙撰《孟子注》一卷。从今传赵岐注和清人辑本看,汉人注孟子大致都是具载本文,分章析句,述已所闻,又以其他经传相证。从文献学上看,宋代以前《孟子》都归入“子部”类,《汉书·艺文志》列《孟子》于诸子,《隋书·经籍志》、《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崇文总目》、《郡斋读书志》均列《孟子》于子部。依我之寡见,其正式列入“经部”始见于南宋陈振孙的《直斋书录解題》。

孟子在汉代已受到一定程度重视。三国魏晋四百多年间,也偶有提及孟子者。三国魏人徐干作的《中论·序》云:“荀卿子、孟轲怀亚圣之大才,著一家之法。”晋咸康年间袁环上疏说:“孔子恂恂,道化洙泗;孟轲皇皇,诲诱无倦。”(《宋书·礼志》)但至宋以前,孟子其书未能入经,其人未入孔庙,且还遭到王充《刺孟》抨击。春秋末鲁哀公十七年(公元前478年)孔子故居改为孔庙,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座孔庙。自此至东汉早期五百余年间孔庙里只祭孔子。东汉永平十五年(72年),汉明帝到孔子故里祭孔,以孔子门生七十二人陪祭,开孔庙从祭制度。(《东观汉记》卷二)东汉到宋千余年间,孟子一直未能厕身孔庙。孔庙中受祭者东汉时期是周公和孔子,曹魏正始年间,规定辟雍祭孔,以颜渊作陪。(《通典》卷五十三)自此至隋,释奠礼都是祭孔子和颜渊,孔子称先圣,颜渊称先师。唐初,孔庙中受祭者的地位虽然有升降变化,但不外乎孔子、周公、颜渊三人,所议的主题是祭“周、孔”还是“孔、颜”。唐太宗贞观二十一年(628年)朝廷规定左丘明、郑康成等二十二名经学家都称作先师同颜渊一起在孔庙陪祭,这是历史上经学家第一次进入孔庙。开元八年(720年)唐玄宗又决定改置孔庙陪祭神像,封颜渊为“亚圣”和“兖国公”,封孔门十徒和七十子为侯、伯,规定颜渊、闵子骞等十名孔门高徒塑坐像称之十哲,曾参以孝闻名也特别为他塑像,坐于十哲之后,而孔门其余七十弟子和二十二名经学家则画像于壁,无人提及孟子。从春秋时期孔庙设立到唐开元年间,孔庙中一直未见孟子的身影。这一段相当长的时期,人们一般都是“周孔”或“孔颜”并提,鲜见有“孔孟”合称。

二 孟子入庙成“贤”成“圣”和

《孟子》由“子”升“经”

大约是中唐时期,孟子的地位开始发生微妙变

化,孟子逐渐被厕于孔子之后成为仅次于孔子的“贤人”、“圣人”,也被官方封上了爵号,并配享孔庙。《孟子》不仅升“经”,旋又与《论语》、《大学》、《中庸》一起超越五经,成为中国士人必读的官定教科书,对中国文化产生了深远影响。

清代赵翼在其《陔余丛考》卷四《尊孟子》中说:“宋人之尊孟子,其发端于杨绾、韩愈,其说畅于(皮)日休也。”赵翼之言,征诸史实,当为确论。

唐代宗宝应二年(763年),安史之乱刚刚平定,礼部尚书杨绾即上疏建议朝廷把《孟子》和《论语》、《孝经》并列为兼经,增为科举考试中“明经”的科目之一。此议虽未获允许,但开启了《孟子》由“子”升“经”的先声,并由此带来了孟子其人在中国历史上政治、社会和学术文化地位的根本性转变。不久韩愈提出了儒家的“道统说”,认为儒家道统是尧传舜,舜传禹,禹传汤,汤传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传之孔子,孔子传孟子,孟子之后,道统不得其传。韩愈推尊孟子“醇乎醇者”,“功不在禹下”,唯有孟子得孔子真传,孟子有卫道之大功。《韩昌黎集》卷十一,卷十八)韩愈把孟子的名字升到孔子之后,显然意欲用尊孟来取代唐初以来的尊孔颜。他的道统说和尊孟的呼吁虽得到了学生李翱的注意,但在社会上并未引起多大反响。唐懿宗咸通四年(863年)皮日休写《请〈孟子〉为学科书》并奏请朝廷,称说:“《孟子》之文,聚若经传。其文继乎六艺,真圣人之旨也。”(《皮子文藪》卷九)极力要求朝廷将《孟子》作为独立的一经,在科举考试中“有能通其义者,其科选视明经。”

韩愈等人极力推尊孟子,虽未真正引起社会尤其是统治者的充分注意,但他们的努力开启了孟子命运转折之门,为宋代进一步尊孟奠定了思想和文化基础。

五代十国,社会纷乱,人们无暇顾及孟子,虽当今学术界不少人认为:五代时后蜀主孟昶令毋昭裔刻《蜀石经》已把《孟子》列入其中,说明五代统治者开始关注孟子及其学说了,十三经最早成于五代而非宋代(蒋伯潜《十三经概论》刘斌《历代孟子研究概观》《齐鲁学刊》1987年第2期)。此说虽有影响,但并不完全正确,因为《蜀石经》初刻仅有十经,其中的《孟子》是北宋徽宗宣和六年(1124年)由成都知府席旦请人补刻进去的。徐洪兴先生已根据晁公武、顾炎武、万斯同、杭世骏和王国维等人的研究作出了明确的辨析,这里不烦再论(参阅《徐洪兴

《思想的转型》第100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12月)。

入宋以后,伴随着理学的兴起,在蓬勃的尊孟思潮作用下,孔子被尊称为“大圣”,孟子也被戴上了“大贤”桂冠,“孔孟”并称,“圣贤”成为孔孟的代名词,孟子厕身孔庙配享,《孟子》一书不仅由“子”升“经”,而且藉南宋大儒朱熹作《孟子章句》更越五经之上,成为万世不刊之典,从政治和学术文化上都完成了孟子成“贤”成“圣”和《孟子》由“子”升“经”的过程。这个过程大体说来经历了四个发展阶段。

第一阶段是宋建国之初的三朝。太祖、太宗、真宗对儒学和祭孔都不很重视,一切因袭唐五代旧制,明经科取士试九经,没有《孟子》;国子监仍祭“孔颜”。这时尊孟倡孟推其大者当是柳开和孙奭。柳开因推崇韩愈而尊孟,孙奭在真宗大中祥符年间受命校勘《孟子》,并“请以孟轲书镂版”,撰《孟子音义》二卷。但须注意的是今传《十三经注疏》中题名孙奭的《孟子疏》经朱熹首倡,清钱大昕、焦循力辨,已为学界定论为伪书。

第二阶段是仁宗庆历时期。经过宋初近百年发展,宋朝政治经济都发生了很大变化,政治上求变呼声日渐高涨。在学术和文化上,政治家和思想家逐渐对旧的经学理论感到怀疑和不满。从仁宗庆历始,他们纷纷批判旧注旧疏,提出新说,甚至不惜篡改经典的字句和排列次序,以适应自己的观点。王应麟《困学纪闻》卷八《经说》指出:“自汉儒至于庆历间,谈经者守训故而不凿。自庆历后,诸儒发明经旨,非前人所及。”在这种学术和文化背景下,学统四起,学派分出,学者林立。尽管他们观点互有异同,但洛学、关学和继起的王安石“新学”都一致推尊孟子。先有称为宋初三先生的孙复和石介倡尊孟于前,继有欧、苏推尊于后。欧阳修认为:“孔子之后,唯孟轲最知‘道’。”苏轼又赞欧阳修:“其推韩愈、孟子,以达于孔子。”二程之尊孟,常将《论语》、《孟子》并提,认为“学者当以《论语》、《孟子》为本。”孟子其人“虽未敢便道他是圣人,然学已到至处。”二程尊孟言论很多,《二程集》中举目可及,程颐还专作《孟子解》。张载作《孟子解》十四卷,认为:“要见圣人,无如《论》、《孟》为要。《论》、《孟》二书于学者大足,只是需涵泳。”在思想文化上出现的尊孟热潮推动下,开始有孟庙建立。据孙复《孙复明小集》中《兖州邹县建孟庙记》和《上孔给事

书》载,宋仁宗景祐四年(1037年)知兖州的孔子第四十五世孙孔道辅令人在邑东三十里的四墓山找到了孟子墓,建立孟庙,以公孙丑、万章等孟门弟子陪祭,这大概是我国第一座孟庙。孔道辅还访得孟子第四十五代孙孟宁并荐之朝廷,令其主孟庙祭祀。

第三阶段是宋神宗熙丰时期。范仲淹领导的庆历新政未能解决宋朝面临的政治和经济问题,各种矛盾进一步恶化。宋神宗起用王安石主政改革,一时推明义理,阐述道德性命,为变法摇旗呐喊的“新学”大盛。王安石一生服膺孟子,赋诗曰:“孔孟如日月,委蛇在苍冥。光明所照耀,万物成冬春。”(《王文公文集》卷三十八)王安石及其子王雱、门人弟子甚至亲戚都撰过解孟著作。由于当时王安石柄政,为把他的尊孟思想付诸实践提供了现实的政治基础。熙宁四年(1071年)二月王安石下令将《孟子》升格为儒家经典,并作为科举和教育的重要内容。熙宁七年,支持王安石变法的经学家、时判国子监的常秩请立孟子像于朝廷。元丰六年(1083年)宋神宗封孟子为“邹国公”,孟子首次得到官方封爵。早在仁宗宝元二年(1039年)孔道辅在孔庙之西建五贤堂,专祀孟子、荀子、扬雄、王通和韩愈,这是孟子配享孔庙之始。元丰七年(1084年)五月,宋神宗宣布在孔庙中增加孟子的神灵,同颜渊一起配享,增加荀子、扬雄和韩愈与唐朝选定的郑康成等二十二名经学家一道从祀。从当时礼官讨论的情况看,这是孔庙中陪祭神灵分为配享(又称配食)和从祀两个等级的开端,其制一直延续至清。宋朝孔庙中配享的神灵一般都塑像,安排在孔子身边,从祀的神灵又再分为两等,孔子的十位高徒塑像,排列于神殿,其余则画像挂在殿外两廊的墙壁上。宋徽宗政和五年(1115年)宋朝政府正式承认邹县所建孟庙,诏以乐正子配享,公孙丑以下十七人从祀。宣和年间(1119—1125年)《孟子》第一次被刻石,成为十三经之一。(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卷十)王安石当政期间,实现了孟子其人被官方承认并受封官爵,进入孔庙配享,《孟子》正式成为儒家经典的全面升格。

第四阶段是南宋中后期孟子地位变化的完成和巩固阶段。靖康之难后宋室南渡,虽然南宋偏安江南,政治、经济和思想文化都有较大的变化,但北宋的尊孟传统却继承下来。据顾炎武《石经考》载,宋高宗御书石经,《孟子》列其中。当然,孟子在唐

宋时期转折性变化最终完成和巩固,朱熹居功至伟。他精心撰成注解《论语》、《大学》、《中庸》和《孟子》的《四书集注》和《四书或问》。朱熹解孟子,以理学为主导,融会诸家之说而成一家之言,简而明,精而赅,影响巨大。宋宁宗嘉定四年(1211年)十二月,秘书省著作佐郎李道传上书要求把朱熹的《四书章句集注》列为官办学校教材,未允。次年,国子司业刘燾又奏请朝廷将朱熹的《论语孟子集注》立为官方之学获准。淳祐元年(1241年)正月,宋理宗下诏褒扬朱熹说:“朕惟孔子之道,自孟子后不得其传,至我朝周敦颐、张载、程颐、程颢,真知力践,深探圣域,千载绝学,始有指归。”(《宋史·理宗本纪》)理宗的表态,标志着宋朝政府正式承认程朱的道统上接孔孟,以朱熹为代表的理学已正式成为统治思想。随着理学官方正统地位的确立,孟子地位的变化得以完成和巩固。与此同时,目录学家陈振孙撰《直斋书录解題》卷三《语孟类》中说:“今国家设科,《语》、《孟》并列为经,而程氏诸儒训解二书常相表里,故合为一类。”正式把《孟子》列入经部,从而又从文献目录学上确立了《孟子》由“子”升“经”,在学术文化上巩固了孟子的经学地位。

三 孟子遭非

孟子的地位正在宋代迅速上升时,孟子也受到前所未有的非议和批评,在尊孟大潮之下涌动一股非孟潜流。

纵观中国古代的历史,孟子在政治、社会和思想文化上可以说是命运多舛。战国时荀子《非十二子》开非孟先河。东汉王充著《刺孟篇》,从十五个方面非难、抨击孟子,无论其思想内容或论辨方法,对后代都产生了很大影响。唐中期,正当韩愈、皮日休等人力倡尊孟时,林慎思又开始站出来疑孟,他认为,《孟子》是其弟子对孟子言行的记录,非孟子本人自撰,未能正确、完全表达孟子本人的思想。因此,林慎思从不满意《孟子》中的某些内容进而改写《孟子》,作《续孟子》十四篇,把他认为的不是孟子原意的部分加以改写。林慎思所作所为,后来曾被清朝康熙帝编《性理精义》时严厉斥之为“僭经”。明初,因孟子的思想言论不太适宜于朱元璋的政治需要,朱元璋一怒之下,罢孟子在孔庙中配享,不久又令人删节《孟子》,这次删孟排孟,虽然为时很短,但很能说明一些问题。尤其是孟子的思想与中国专制政治之间的微妙关系。

不过,中国历史上非孟最盛当属宋代,非孟几

乎形成了一股与尊孟并行的社会潮流。我们目前可考的宋代非孟著作或有非孟言论者很多。南宋邵博《邵氏闻见后录》卷十一至卷十三收录了宋代以前的一些主要非孟言论,除荀子外,其余都是宋人。据邵博所记,我们撮其主要有:司马光《疑孟》、苏轼《说论语》、李觏的《常语》、陈公次的《述常语》、傅野的《述常语》、刘敞的《明舜》、张俞《谕韩愈称孟子功不在禹下》、刘道原的《资治通鉴外纪》、晁说之的《奏审皇太子读孟子》。另外,南宋余允文虽然不是一个非孟者,但他作《尊孟辨》上下篇,与非孟者进行辨驳,其中保存了很多宋人非孟的书籍和言论。参诸其他一些文献书目可知,宋代非孟者还有何涉《删孟》、冯休《删孟》、黄次叔《评孟》、叶适《习学记言序目》、郑厚《艺圃折衷》、李耆《楚泽从语》、晁公武《郡斋读书志》等等。从时间上讲宋代的非孟思潮主要集中在北宋宋仁宗庆历、宋神宗熙丰和南宋中后期这三个时期。

从非孟动机和非孟内容上说,宋代的非孟思潮可以分为三种不同的非孟。其一,从思想理论上辨孟、驳孟。庆历时期非孟者以李觏及其学生陈公次、傅野为最,南宋时期以叶适为代表。李觏师生主要反对孟子的性善论和排斥功利,批评孟子不续道统,孟子背叛孔子,孟子怀疑六经,孟子不尊王等。而叶适从事功思想出发反对孟子独传道统,批评孟子专言心性的一些不切实际的政治思想,批评孟子辟杨墨太过。其二,从政治方面非孟。这以司马光及其门生晁说之最典型。司马光及其门生晁说之是为了反对王安石而非孟,这一点南宋人倪思就已认识到,“或问文节倪公思曰:‘司马温公及著《疑孟》,何也?’答曰:‘盖有为也。当时王安石假孟子大有为之说,欲人主师尊之,变乱法度,是以温公致疑孟子,以为安石之言未可尽信。’”(元·白5《湛渊静语》引)当然,司马光非孟除了政治原因外,可能还有学术上的渊源关系。王安石针对时人非孟言论说:“今之学者是孟子则非扬子(扬雄),是扬子则非孟子。”(《王文公文集》卷二十七《扬孟》)而司马光恰恰是推崇扬雄的。扬雄在历史上是一个很有争议的人物,历代都有一些学者对其思想上所主张的性善恶相混说尤其是他在政治上逢迎趋势深表不满。但司马光对扬雄是极力推崇的,《资治通鉴》中关于扬雄多有褒扬和隐晦,史学上很多史家因此非议司马光缺乏史家所应有的求真直书精神。司马光推崇扬雄可能与他赞同扬雄性恶相混说有

关。他仿扬雄的《太玄》作《潜虚》,在其《性辨》中赞同扬雄说:“故扬子以谓:人之性善恶相混者,善恶杂处身中之谓也。顾人择而修之何如尔。修其善则为善人,修其恶则为恶人,斯理也岂不晓然明白矣。”(《司马文正公传家集》卷六十六《性辨》)晁说之是司马光的学生,极力反对孟子配享孔庙,他说:“孔孟之称,谁倡之者?汉儒犹未之有也。既不知尊孔子,是亦岂孟子之志欤?其学卒杂于异端,而以为孔子之俪者,亦不一人也,岂特孟子不可哉?”(晁说之《儒言》)因熙宁四年(1071年),在王安石的支持下,《孟子》首次被列入科举,故晁说之上书朝廷极力反对把《孟子》立为学科。(晁说之《景迂生集》卷三)由于晁说之非孟言辞激烈,影响很大,致使他被南宋尊孟的宋高宗勒令致仕。(周密《癸辛杂识》)其三,对孟子谩骂,进行人身攻击,这以南宋郑厚最为突出。郑厚《艺圃折衷》已佚,我们仅从余允文《尊孟辨》所保存的郑厚非孟言论中可看出他的非孟主要是对孟子谩骂和人身攻击,并无多少思想和理论意义,而且言语肮脏刺耳。朱熹曾对郑厚如此作为十分愤怒,他说:“诋孟子,未有若此言之丑者!虽欲自绝,而于日月何伤?有不辨矣。”(余允文《尊孟辨》卷下)值得注意的是,世人所称苏轼非孟,但苏轼非孟与他人非孟有本质之异。苏轼是从比较角度指出孔孟不同处,并用孔子的话来与孟子辩论,其本意不能算做非孟,反而应该是有些尊孟了,这一点,徐洪兴先生辨析得很有道理。

四 孟子在唐宋时期社会和文化地位变化的主要原因

自战国至唐中期孟子地位不彰显于时,在战国、东汉、宋代、明初还受到人们的批评和非议,尤其在宋代形成了与尊孟并行的一股非孟思潮,其他时代非孟者或非孟言论亦间有所出。先秦诸子中只有孟子升格入“经”成“圣”,也只有孟子在历代非议不断,这是中国古代社会一道独特的景观,也是中国古代思想文化上的一个很特殊的现象。孟子的命运这样飘忽,其原因是什么呢?这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当然,要完全解析清楚其中的奥秘,是很困难的。因为可能有政治、经济、社会 and 思想文化甚至学术上的原因,也可能包含有一些人个人的情感因素,还有孟子其人和他的思想体系、内容及其与政治和社会的相容性等多方面的问题。在此,我只想从内、外两个方面简单谈谈自己的想法。

第一,从外部环境言之,这是唐宋时期儒学自

我更新的结果,也是这一时期思想文化整合运动的一个组成部分。自汉代中期以来,儒学一直是封建统治的正统思想。但汉至唐初,为统治阶级提供政治统治依据、治国方略以及道德标准的儒学是一种注疏章句之学,其思想阐释依经传注疏、名物训诂的方式进行。但是,任何一种被官方认可的正统思想要表现它的存在价值,保持其旺盛的生命力,其思想内容必须随着时代和客观形势的变化,根据时代的需要不断地阐释出新的道德标准、政治依据和治国方略。唐中期以来,由于均田制的彻底崩溃和两税法的确立,中国古代社会发生了历史性的转折。均田制的取消,宣告了以对生产者进行直接控制为基础的社会时代已经结束,具有强大势力的士族完全退出历史舞台。此后,在正常情况下,没有任何力量能对皇权进行有效控制,统治者可以更加肆无忌惮地为所欲为了。均田制取消后,土地买卖也不受限制,土地兼并日益严重;两税法不限制人口迁徙和经营自由,商品经济以空前的速度向前发展。经济上的变化必然带来社会结构的变化,并对传统伦理观念和规范带来猛烈的冲击。在这种情况下,政治和社会要求传统儒学能推陈出新,其思想理论能解决时代和社会所提出和面临的种种问题。因此,汉唐以经传注疏、名物训诂为特征的儒学不再合宜于时代,儒学需要进行更新改造。自唐中后期,思想学术界就开始有人批评汉唐经学家只重解释经典的字面含义而不注意经典的精神实质之弊,疑古、惑经之风渐起,一场通过思想整合方式的儒学更新运动悄然来临。入宋以后,荀子、扬雄、韩愈等富有创造性的思想家受到推崇。反对注疏章句、名物训诂,推明义理,加强儒学思辨性,将传统道德同天性和天地万物的规律联系起来,将伦理学的论证上升到本体论高度的理学蓬勃发展。这为以谈心性、辨王霸见长的孟子提供了前所未有的良好发展条件。唐宋时期尊孟与非孟既是我国中古时期社会深刻变化在学术和思想文化上的反映,也是萌于唐中期而兴于宋代的中国思想转型、儒学复兴的需要,更是唐宋时期思想文化大整合运动中

的一个有机组成部份。

第二,从孟子本身的思想理论层面来说,孟子思想与当时的社会尤其是政治的是否适应是影响甚至决定尊孟与非孟情况的出现和孟子升降沉浮的一个重要原因。司马迁在《史记·孟子荀卿列传》中讲到孟子“道既通,游事齐宣王,宣王不能用。适梁,梁惠王不果所言,则以为迂远而阔于事情。”司马迁进而分析孟子在战国时期不见用于世的原因说:“当是之时,秦用商君,富国强兵;楚魏用吴起,战胜弱敌;齐威王、宣王用孙子、田忌之徒,而诸侯东面朝齐。天下方务于合纵连横,以攻伐为贤,而孟轲及述唐、虞三代之德,是以所如者不合。”司马迁的这个见解应该是颇为深刻的。孟子的学生认为其师的学说高不可及也恰好说明孟子的思想与时代的关系。但是,到了宋代,情况不同了,孟子学说中的道统论、涵浩气、辟异端、谈心性和辨王霸恰好与这一时期用道德性命对汉唐儒学进行改造的思想潮流相吻合,与新兴的理学相知相通。理学可以在孟子思想学说中找到自己的理论依据,孟子也借理学昌盛而不断提升自己的地位。关于这一点,南宋初期的施德操在其《孟子发题》中就已觉察到。他说:“孟子有大功四:道性善,一也;明浩然之气,二也;辟杨、墨,三也;黜五霸而尊三王,四也。是四者,发孔氏之所未谈,述六经之所不载,遏邪说于横流,启人心于方惑,则余之所谓卓然建明者,此其大盛者乎!”(《宋元学案·横浦学案》)我们只要考察一下宋代尊孟者的尊孟言论,不难发现他们无一不在阐发、张扬孟子的心性论、道统论、王霸论和辟异端;政治家也是用孟子学说为自己的统治寻找理论依据。南宋初年宋高宗以为孟子发挥王道而尊之,以致将非孟激烈的晁说之以勒令致仕的方式罢官。而非孟思潮中,除了少数个人情感上的原因外,也都是与孟子持不同政见或思想有歧异的,他们通过批评孟子的学说,以达到宣扬自己思想观点的最终目的,这些非孟言论在社会上融汇成为一股强大的非孟思潮。

作者简介

刘明武 1952年生,河南新郑人。工程师,从事科学和文化研究,近年发表论文数十篇。

周延良 1950年生,山东青岛人。天津师大中文系教授。著有《汉藏比较文学概论》、《敦煌情爱曲词研究》、《〈楚辞·天问〉与唐虞三代文明》等。

葛荣晋 1935年生,河南济源人。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教授、中国实学研究会常务副会长、中华孔子学会领导小组成员。著有《王廷相生平学术编年》、《中国哲学范畴史》、《道是什么》等。

彭清深 1949年生,甘肃兰州人。西北民族学院西北民族研究所副所长、副研究员。

汤用彤 (1893 - 1964) 早年留学美国,主修哲学。后历任东南大学、南开大学、中央大学、北京大学教授、文学院院长、中央研究院院士、评议员。1951年后一直担任北京大学副校长,1955年被选为中科院哲学社学部委员;数十年从事中国佛教史、魏晋玄学、印度哲学、欧洲大陆理性主义、英国经验主义研究,是现代中国会通中西、接通华印、熔铸古今的学术大师之一。著有《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魏晋玄学论稿》、《印度哲学史略》等。

孙中原 1938年生,河南郑州人。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教授。著有《中国逻辑学》、《墨学通论》、《墨学及其后学》等。

谢友祥 1956年生,广东大埔人。广东应嘉大学副校长、中文系副教授。

李传印 1964年生,安徽太湖人。安徽安庆师范学院副教授、北京师范大学在读博士。著有《古代文化奇观》、《人文社会科学基础》等。

陈胜彝 中山大学历史系教授。

刘克敌 山东郓城人。文学博士,山东科技大学中国文学研究所所长、教授。

方立天 1933年生,浙江永康人。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教授、宗教研究所所长、中国宗教学会副会长、中国哲学史学会副会长。著有《魏晋南北朝佛教论丛》、《佛教哲学》、《中国佛教与传统文化》及《中国古代哲学问题发展史》等。

王杰 1963年生,山东淄博人。哲学博士,中央党校出版社副编审。著有《诸子集成·荀子注释》、《儒家文化的人学视野》等。

陈代湘 1964年生。湘潭大学哲学系副教授,南开大学哲学系在读博士。

赵冰波 1955年生,河南开封人。中共河南省委党校科技文化教研部副教授。

陈清 1937年生,福建福州人。北京语言文化大学教授。著有《中国古今哲学家评述》及《中国哲学史》等。

傅璇琮 1933年生,浙江宁波人。曾任中华书局总编辑、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副组长,现为中华书局编审、清华大学中文系兼职教授。著有《唐代诗人丛考》、《唐代科举与文学》、《李德裕年谱》等,主编《全唐诗》及《全宋诗》、《续修四库全书》等。

许倬云 美国匹斯堡大学历史系讲座教授兼香港中文大学讲座教授、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

张炯 1933年生,福建福安人。中国社科院文学所研究员、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和中国丁玲研究会会长,前《文学评论》主编、文学所所长。著有《文学真实与作家职责》、《张炯文学评论选》、《新时期文学评论》、《创作思想导向》、《社会主义文学艺术论》等。

乐黛云 1931年生,贵州贵阳人。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中国比较文学学会会长、国际比较文学学会副会长。著有《比较文学与中国现代文学》、《比较文学原理》及英文著作《面向暴风雨》等。

陈铁民 1938年生,福建泉州人。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研究员。著有《王维新论》、《王维集校注》、《岑参集校注》(合著)、《唐代文学史》等。

王绯 北京人。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副研究员。著有《女性与阅读期待》、《睁着眼睛的梦》、《自己的一张桌》、《画在沙滩上的面孔》等。

李子云 1931年生,福建厦门人。文学评论家。著有《净化人的心灵》、《当代女作家散论》、《涓流集》、《远视和近视》、《许多种声音》等。

陈惠芬 1954年生,上海人。上海社会科学院文学所副研究员。著有《神话的窥破》等。

胡福君 北京师范大学在读博士生。

漆永祥 1965年生,甘肃漳县人。文学博士,北京大学中文系副教授。著有《乾嘉考据学研究》等。

李庆本 1965年生,山东莱州人。文学博士,北京语言文化大学教授。著有《20世纪中国浪漫主义美学》、《走出混沌》等。

顾关元 中国传统文化文史研究专栏作家。